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诗经》异文研究

SHIJING YIWEN YANJIU

陆锡兴 著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异文研究/陆锡兴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2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ISBN 7-5004-3571-1

I. 诗… II. 陆…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9707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朱 瑞

封面设计 阿 昕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24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 系列丛书》弁言

南昌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科是在原汉语史和现代汉语两个硕士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史 197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现代汉语 1984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9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 年被批准为“江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1996 年，南昌大学进入“211”以后，应用语言学通过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立项，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1 年 4 月，项目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211 工程”一期建设专家组的验收。2001 年 12 月，语言文字学被批准为江西省高校“十五”重点学科。本学科共有教师 19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助教 3 人。迄今为止，本学科共招收 22 届 107 名研究生（在读 27 名）。其中，16 名先后考取博士研究生，3 人正在从事或已经完成博士后研究，9 人已经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基本合理、成果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学术梯队。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几代学者的努力，本学科形成了三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一、客、赣方言研究方向。本方向注重研究江西境内的两大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从宏观上研究客、赣方言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一方面与江西的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与客、赣方言在江

西的社会应用、语言教学结合起来,与贯彻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结合起来,与现代信息处理结合起来。1996年学术带头人刘伦鑫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其终结成果《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20万字,1999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反映了当前客、赣方言研究的最新动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最近,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悟云教授的指导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汉语方言数据库“客赣方言数据库”,并在第五届客家方言暨首届赣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演示,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

二、现代汉语及其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主要研究:1.语法;2.修辞;3.言语交际;4.汉语应用的社会问题;5.汉语信息处理;6.对外汉语教学。学术带头人陆丙甫教授致力于这一方向多角度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句法研究上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80—90年代,刘焕辉教授发表了言语交际学的系列成果,以《语言动态研究与交际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和《交际语言学导论》一书为学科理论框架,以一套《言语交际学丛书》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言语交际学教程》为普及读物,以集中全国20余所高校20余名学者参著的《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和《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为学术纽带,构成系统工程;《修辞学纲要》用组合理论系统建构修辞学体系,自成一家。姚亚平教授在此基础上,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项目和省重点项目“我国中等城市独生子女语言调查研究”、“中国语言伦理传统和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研究”、“现阶段我国语言应用问题”、“推广普通话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出版了《中国计算语言学》和《当代中国修辞学》等专著和大量论文,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三、古代汉语及其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的主要特色在于致力于古代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努力把古代汉语

的研究和古籍整理结合起来。学术带头人陆锡兴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学研究,在传统文字学、普通文字学、汉字传播学、汉字民俗学、汉字形体学等方面都有探索。20世纪90年代初曾以《汉代简牍草字编》一书获王力语言学奖。最近完成的《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出版)、《汉字的隐秘世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两本专著,都是开创之作,填补了空白。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各分卷已陆续出版)历时十余载,收词10万多条,全书1000余万字,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材料翔实,结论扎实严谨。本方向结合江西省丰富的古籍资源,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古籍整理项目,如《江西地方志通考》、《江西古籍考》、《〈正字通〉点校》、《历代骈文研究》、《〈六松堂集〉点校》、《明清时期江西地方文献研究》、《豫章丛书整理》、《骈雅疏证》,等等,还参加了教育部的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全宋诗》、《二十四史今译》等。

本学科三个方向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色:

1. 注重地方特色,充分利用江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方言资源。

2. 注重应用研究。除了交际语言学、修辞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着力解决汉语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理论和实际应用问题之外,方言研究和古代汉语研究也注重其应用。

3. 注重科技手段。本学科列为“211”工程重点学科之后,进一步充实了语言学中心实验室。实验室面积320平方米,配有586多媒体工作站6台,586有盘工作站20台,普通计算机40台及多媒体投影机、视频展示台、语音分析仪、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刻录机等一整套现代化设施,拥有当前国际国内语言研究和古籍整理中比较先进的各种软件。本实验室与南昌大学信息网络中心ATM连接,并且已联通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和INTERNET网,可共享国内国际信息资源,其总体规模和档次

在国内高校、特别是在地方院校文科中处于领先水平。

我们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经常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荣幸地聘请了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陈章太、戴庆夏、侯精一、胡名扬、刘坚、鲁国尧、陆俭明、潘悟云、王克仲、王宁、邢福义、熊正辉、杨忠等先生为本校的兼职教授，得到了学术界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

这套丛书，是近年来本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或教材，现在先出版第一辑，待条件成熟以后，再陆续出版以后各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匆促，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辑组
2001年12月1日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先秦及西汉前期的《诗经》流传	(6)
第一节 先秦《诗经》的流传	(6)
第二节 秦及汉初《诗经》	(8)
第三节 汝阴侯墓《诗经》研究	(9)
第四节 帛书《五行》所引的《诗经》	(31)
第二章 四家《诗》的分立	(36)
第一节 四家《诗》的建立	(36)
第二节 今文与古文	(39)
第三节 《诗》之今文与古文	(41)
第四节 今文《诗》与古文《诗》的形成	(43)
第三章 三家《诗》经文	(48)
第一节 三家《诗》异文的形成和发展	(48)
第二节 《熹平石经》的兴废	(51)
第三节 《石经鲁诗》考证	(53)
第四节 《熹平石经》的三家《诗》异文	(103)
第四章 《毛诗》经文	(107)
第一节 古文的隶写本行世	(107)
第二节 《硕人》镜铭的考证	(110)
第五章 《鲁诗》与《毛诗》之异同	(126)
第一节 篇章之异	(126)

第二节	《毛》《鲁》异文	(127)
第六章	三家《诗》亡而《毛诗》独行	(134)
第一节	东汉《毛诗》经文特点	(134)
第二节	参合今古之学的郑笺本	(136)
第三节	三家《诗》失传《毛诗》独行	(140)
第七章	南北朝时期的《毛诗》异文	(144)
第一节	《毛诗》的南北学	(144)
第二节	改经之陋习	(146)
第三节	俗字破体之滋生	(148)
第四节	四种六朝本《毛诗》的考证	(154)
第五节	六朝写本中的假借字	(175)
第八章	陆德明对异文的整理	(180)
第一节	《经典释文》大有益于《毛诗》整理	(180)
第二节	二种唐写本《毛诗》的整理	(181)
第三节	《经典释文》对异文的辨证	(218)
第九章	唐代字样学和《毛诗》整理本的形成	(227)
第一节	唐代正字学和颜师古的《字样》	(227)
第二节	颜元孙《千禄字书》对《毛诗》俗字的纠正	(229)
第三节	张参《五经文字》及唐玄度《九经字样》	(236)
馀论		(240)
主要参考文献		(250)

引 论

异文之说由来久矣，刘向校书，已举《书》异文七百有馀，而《诗经》异文，则起于汉四家分立，为家法师法之要。《熹平石经》列《鲁诗》，而校记附韩、齐《诗》之异文。以后陆德明辈治《毛诗》皆以精研异文为事。然唐以来研究异文之风，肇自三家《诗》辑佚，南宋王应麟《诗考·自序》称：“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与毛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惟《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壹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多从《韩诗》，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尝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欲写出。’应麟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罔罗遗佚，傅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可见此书为广朱熹《集传》而作，旁采诸书所引三家《诗》逸文，其中《韩诗》较夥，《齐诗》、《鲁诗》极少，寥寥几条。从群书中搜集散佚古籍，事涉艰难，三家《诗》辑佚有功。范家相继《诗考》而辑《三家诗拾遗》十卷，视应麟书为贗备。其书凡例，三家文字异者，列之于首。又三家文字既异，仍别有意义者，重录于各章句之下，书曰某作某，此体例为后来者遵循。阮元《三家诗补遗》三卷，补王应麟《诗考》之遗，或补录异文，或钩考遗说。《韩诗》直引其文，其餘二家不可据者，皆列入《鲁诗》，以《鲁诗》为初祖故也。阮书世无传本，后叶德辉得其稿本，在光绪间刊行。冯登府继撰《三

家诗异文疏证》，陈寿祺撰《三家诗异说考》，未成，其子陈乔枏补充成书，有《鲁诗遗说考》六卷、《齐诗遗说考》四卷、《韩诗遗说考》五卷，徵引繁富。又撰《诗经四家异文考》四卷搜集完备，考据详博。嘉庆年刊出的《诗考异字笺馀》十四卷，为周邵莲所撰，因王应麟《诗考》而作也。“间就伯厚未登者录之，前人论著及管见一二附焉”，“惟异字一门较他为详，则义浅而高尤易耳”^[1]。黄位清《诗异文录》三卷，广收异文，“所见书之异文，其有通释者，缀于末。”^[2]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十六卷，释义详赡。清季王先谦参汇众说，采集三家旧义，成《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是书引证浩博，力求采摭无遗，为最完备之三家《诗》本。民国江瀚《诗经四家异文考补》一卷，其校文多取唐以来类书、字书、说字多有所发明。清人辑佚学发达，文字考据细密，今文学兴起，为探究三家《诗》之经文、经义提供良好的基础，对三家《诗》的搜求，斐然有观。今人朱廷献著《诗经异文集证》，以《唐石经》、《毛诗》为蓝本，校以三家及诸子传记所引异文，辅以甲金文字，并音韵之学，正字形之讹误，辨文字之假借，探古今文之异，复《诗经》之本真。文简意赅，颇有阐发。

古文献中集辑三家《诗》，以理推归属，以摘句为能事，但两千年来传写递嬗，历代文字变革，很难确认三家《诗》经文之真本。如以辑佚集《鲁诗》散句，然此非经籍正文，而且历经近两千年的变化，难以保持原貌。故前人研究《鲁诗》，比较《鲁》、《毛》异同皆嫌不足。如：《瞻仰》“舍尔介狄”，《毛诗》同，王应麟《诗考》“《诗》异字异义”引《说文》“舍尔介逖”，王先谦云，王氏《诗考》因之明许正字，《毛》借字。三家《诗》“狄”作“逖”。而从《石经》观之，《鲁诗》正同《毛》作“狄”。又，“宁自今矣”，《毛诗》同。而《列女传·严延年母》引《诗》“心之忧矣，宁自全矣”。王先谦云：“《鲁》‘今’作

‘全’。”而《石经》不作“全”作“今”。又非也。《谷风》“我躬不阅”，《列女传·王陵母传》引《诗》：“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刘向《鲁诗》作“阅”，而《石经·鲁诗》作“说”，又非也。地不爱宝，三家《诗》偶有显露。后汉盛行碑刻，而铭文常引《诗经》，宋代洪适《隶释》、《隶续》有阐明，清代金石家勤力讨论，多有创获。皮锡瑞《汉碑引经考》卷三《诗》，疏理详密，分析文字，三家《诗》遗文多有揭示。后汉碑刻陆续出现，《诗》也屡出，如《熹平三年残碑》有引《邶风·定之方中》句。汉碑引《诗》文字可靠，惜定为三家《诗》为少，且汉人引《诗》若化，多不严守。如此，今文经《诗》异字只能从《熹平石经》中核求了。

宋代金石学兴，《石经》现而存意焉。黄伯思发现《石经》文字与传本文字之别，称“汉石经与今文不同者殊多”，略记其例。^[3]洪适首先对《石经》经文加以记载，并作简单之考释。其中“《石经·鲁诗》残碑”中录《葛屨》、《汾沮洳》、《园有棘》、《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蟋蟀》、《山有枢》、《扬之水》，共 173 字，另有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鸡”八字可读。^[4]他对《鲁诗》与《毛诗》的异文作了说明，指出：“与《毛诗》异者如‘猗’作‘兮’、‘贯’作‘宦’、‘枢’作‘藎’数字。”清顾炎武《石经考》照录《隶释》、《石经》原文。翁方纲对《隶释》、《石经》作了初步之探索，对经文格式，每行字数，并推断洪氏所依乃装褫之本，误把空纸作缺字。此外于洪氏异文考释亦作改正，如引顾南原《隶辨》说，《鲁》、《毛》不同，“宦”和“贯”未必为一字。^[5]本世纪太学遗址陆续出土《石经》残石以来，罗振玉收集整理成集，亦《熹平石经》“经文”考证之第一本专集，并有石印摹本发表《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一卷、《补遗》一卷，其考释方法更有开拓，并努力探讨各篇之缀合，如《桑柔》与《瞻印》的相联。张国淦致力于石经行文款式研究，推算当时《石经》行款方式，将

已经发现之残句以碑图形式恢复应有之位置。马衡为《汉石经》研究集大成者，分释文和图版两个部分，两相对照，释文共 202 条，《鲁诗》异文并附简要考释。马衡据残石校张国淦《碑图》，凡不合之处，于《石经》文字排列行款，正定之处甚多。而后来三次《石经》残石之出现，上海博物馆大块《诗》残句之发表为最要，我辈于《鲁诗》多有新知了。

敦煌石室所得《诗经》写本甚富，单经正文者八卷，《毛诗郑笺》十三卷、单疏一卷，徐邈《释音》二卷、未详者四卷，共计二十八卷。惜此卷子多存海外，所见不易。至今各种影集，其晦暗不堪卒读。可资研究者，惟有罗氏《古籍丛残》所收六朝本三种、唐写本三种。近年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纳入四种，皆罗氏所收。敦煌本《诗经》虽佳，然研究者寡。刘师培寓目印片，撰《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毛诗故训传鄱风残卷》，列文字条理，初探异文。罗振玉取《古籍丛残》之《诗经》校以宋、元本，成《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姜亮夫在巴黎所录《毛诗》写本七卷，成《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此亦法藏也。英藏敦煌本《诗》考证仅见王重民、陈邦怀之短文，远逊于法藏之本。现潘重规有《敦煌诗经卷子研究文集》，收录二十五卷，间有校记。以后流沙之地又有《诗经》发现，黄文弼吐鲁番雅尔旧城所得唐写本《毛诗》之《简兮》、《泉水》残篇，近年在吐鲁番古墓又出土义熙本《毛诗》郑笺残卷，有《湛露》、《彤弓》、《六月》等篇，尚无考证。

西汉汝阴侯墓的《诗经》为最早之本，出土不久即由胡平生、韩自强整理发表，于其异文，有专门论述。武汉发现之《硕人》镜，其铭为最早《毛诗》诗篇，罗福颐虽有简释，惜未达真意。

新发现之《诗经》，异文多为前所未见，且无版本之误，年代古远，今研究《诗经》异文，以为主体，而以历代诸家异文考

证为辅助，冀一得，有益於学林。

注 释

- [1] 周邵莲：《诗考异字笺餘目录自识》。
- [2] 黄位清：《诗异文录·自序》。
- [3] 黄伯思：《东观餘论·记石经与今文不同》。
- [4] 洪适：《隶释》卷十四“《石经·鲁诗》残碑”。
- [5] 罗振玉：《汉石经残字考》。

第一章 先秦及西汉前期的 《诗经》流传

第一节 先秦《诗经》的流传

《诗经》为先秦的诗歌总集，包含商周两代作品，以《商颂》诗篇为先，以周初至春秋中叶作品为主体。可分“风”、“雅”、“颂”三类，而十五国风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分布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史传古有采诗之官，专门从事收集，藏之乐府。但能传之后世者，赖孔子之功。《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间。^[1]

孔子整理《诗经》之本，今人已无以得见，其文献面貌不能妄断。按照孔子的政治思想推测，它会采用周室史官的文字标

准，统一各地诗篇的文字。同时，因为受制于当时文字的体制，诗篇中自然有相当比例的假借字，可以说，文字规整而少歧义。在经书之中，《诗经》流传最广，出现机会最多。春秋时代，以颂《诗》和引《诗》为时尚，这可以从《左传》中屡屡出现的《诗经》句子得到证明。可惜的是，《左传》虽称古文学，可是传本却不是古文原貌，与先秦典籍的文本相差甚远。现在能够一窥先秦的《诗经》文字，惟有中山王罍圆壶铭^[2]中的一二句子。

传本（注：本文《诗》之传本指阮元校勘本）中山王罍圆壶铭

《鲁颂·閟宫》：“大啓爾宇”，	“大啓邦汧”。
《大雅·崧高》：“維周之翰”，	“佳邦之干”。
《大雅·大明》：“其會如林”，	“其遄如林”。
《大雅·烝民》：“四牡彭彭”，	“三牡沝沝”。

按，《閟宫》句，郑笺云：“大开女居，以为我周家之辅。谓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强于众国。”知“尔”对我言，而其内容实为开邦国，故称“邦”亦通。又战国文字，多有加“口”的习惯，故“启”与“啓”为同字，而从“水”、从“口”，“于”声之字，则“宇”为同音假借字。《崧高》句“维”、“佳”同音异形，金文习见。传本用“周”，而此用“邦”，郑笺：“人为周之桢干之臣，四国有难，则往捍御之，为之藩屏。”故可云周之桢干，亦可云邦国之桢干也。故两者皆可通。毛传：“翰，干也。”知传本用假借字，而铜壶铭用本字。《大明》传本用“会”，郑笺意会合，读如字，而《韩》、《齐》作“旂”，《说文》云：“旂，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迫敌也。”即发石机，或说为旌旗。铭文从“辵”者，似与郑笺义近。《烝民》“四”之为“三”，古体，“牡”之作“駟”为异构，而“彭彭”、“沝沝”，古音同而通，此类形况字，本无正字。可见中山王罍壶铭《诗》文字整齐多用本字，而常见的假借字很少。中山王罍处战国中期，去春秋

不太久远，铭壶为王家礼器，文字信而有据，引《诗》是否是孔子所定《诗经》的文本遗制呢？

第二节 秦及汉初《诗经》

《诗经》的流传在秦代发生了大的变故。商鞅入秦，以农战强国，把《诗》《书》列入六虱，^[3]言“好用六虱者亡”。韩非称之，教秦公“燔《诗》《书》而明法令”。^[4]其实，废《诗》《书》和焚《诗》《书》仅一步之遥，秦统一中国，为独尊皇权，终于有焚书之举。李斯上书：“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燔除去之。”^[5]始皇可其议“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6]这样，民间的私家学遭受了彻底的打击，《诗经》的流传几乎中断。故司马迁云：“乃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阡术士，《六艺》从此缺焉。”^[7]

嬴秦覆灭，炎汉代兴，《诗经》又始流传。秦之博士官所掌藏书之府。萧何入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知国力。未遑收《诗》《书》，匹夫项羽，西屠咸阳，焚烧秦宫，秘府之《诗》《书》，付之一炬。秦廷所藏之《诗》俱毁。浮丘伯为秦时儒生，楚元王刘交在秦时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此人。乃秦焚书，各别去。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又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由此可见，汉初《诗》主要由秦之儒生浮丘伯所传。秦禁《诗》，《诗》赖口头而传。故“凡三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8]《诗》由浮丘伯而传，至孝惠帝除挟书之律。《诗经》可以公开流传，至文帝时已经颇具规模，特别是立《诗》博士，影响之大空前。学《诗》者不会只是元王诸子，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王之子。

阜阳双古堆一号墓断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夏侯灶为

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这也是随葬《诗经》简的下限。《汉书·楚元王传》：“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業。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9]文帝时，申公以治《诗》闻名，专授博士，复前代旧制，同时也出现了《诗经》不同的传，即《元王诗》。元王卒于文帝元年（前179年），他治《诗》的高潮当在高后时期。《诗》在文帝时至少已有申公和元王两个本子了。夏侯婴和刘交皆随刘邦起兵，征战各地，而且刘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地跨今山东、江苏和安徽，汝阴侯居汝阴，在今安徽阜阳，地望相近。无论人际关系和地理位置都有可能从楚国得到《诗经》。汝阴侯大概不会舍弃声望颇高的浮丘伯、申公、刘交之《诗》，而去另觅他本。所以，简本为申公《诗》的可能较大，但元王《诗》也有可能。因为都是传自稍早的浮丘伯。元王《诗》和申公《诗》之不同在于传，两种《诗》的文字面貌应该相同的，至少无太大的差异。因为申公为《鲁诗》的开创者，由此也可得知，汝阴侯墓的《诗》可能为《鲁诗》的早期文本。西汉初的文字与后代相差殊远，充斥古体、假借文字。特别是《诗经》，通过口耳相传，文字自然不甚规整，与东汉中期后形成的《诗经》文本相比，自然差得许多，如果因为文字面貌的差别来否定史载《诗经》的线索，那就可惜了。

第三节 汝阴侯墓《诗经》研究

西汉汝阴侯墓位于安徽阜阳城西南，原封土高出地面20米，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60—70米。因封土上有两个尖顶，故被称作双古堆。封土之下有两墓，东墓称为一号墓，西墓称为二